



翻身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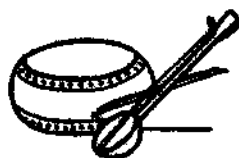
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编

农村读物出版社

唱詞集

翻身記

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編



农村读物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 內 容 說 明 ·

这个集子包括三篇唱詞。《翻身記》是盲艺人韓起祥根据亲身經歷編的，从他小时候受地主迫害起，历尽种种艰苦，直到投奔延安，共产党培养他成为新型的說书艺人止，非常曲折动人。《迷路記》写忘本的刘介梅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甚至发展到反党；后来党用了新旧生活对比的方法，才使他在事实面前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卖丫环》是經過整理的旧唱詞，讲一个丫环聪明地利用了太太的殘酷本性，终于达到脱离苦海、称心嫁人的目的。

翻 身 記 (唱詞集)

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編 (北京王府大街 64 号)

农村讀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13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940 毫米 $\frac{1}{32}$ · 印張 1 $\frac{1}{2}$ · 字數 23,000

1963年11月第1版，196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印數 00,001 - 50,000

統一書号，T10168·28

定价：(四)一角

目 录

翻身記 (陕北說书)	韓起祥 (1)
迷路記 (湖北漁鼓)	郭 寿 (17)
卖丫环 (三弦书)	袁清岑、王國栋整理 (33)

翻身記

(陕北说书)

韓起祥

彈起三弦响叮咚，
把我的身世唱給大家听。
我老家是在陕北橫山县，
离城百里韓家园子村。
三輩子都是攬工汉，
祖祖輩輩受苦辛。
我爷爷給地主攬工把腰压坏，
我父亲九岁攬工累断筋，
我大哥下窑掏黑炭，
四哥从小卖給人，
三哥出家当和尚，
二哥攬了十五年工。
攬工汉生活像牛馬，
地主家坐吃等穿享华荣。
地主家堂屋瓦房紅漆門，
滿堂家具耀腰明，

冬穿皮袄夏穿紗，
炕上是鋪着七层盖八层。
我們家住的房子开窟窿，
鋪着炕皮盖窑頂，
黃蒿捆子把門堵，
風扫院子月点灯。
地主家早起吃饅晌午糕，
到晚上拿起切面刀，
烙烙餅，炒鸡蛋，
羊肉丸子細粉条。
我們家十口人只有四个碗，
吃的粥能照見人影影。
冬天吃粗糠窩窩摻榆皮，
到夏天树叶野菜当飯用。
青黃不接鬧春荒，
哀告地主借米糧，
春天借上一斗米，
到秋天本利就是駱打滾，
本滾利来利轉本，
祖老三輩也还不清，
賬債多得像虵蚤窩，
逼賬的財主踢場門。
穷汉短不下富汉錢，
傾家蕩产把賬还。

我們家沒有房來沒有地，
就只好將人折價去攬長工。
攬工苦，攬工窮，
災難不斷禍重重。
我三歲得了天花病，
我父親傷寒大病纏在身。
每日里粗糠野菜難得飽，
哪里有錢請醫生！
我父親四十三歲就病死，
我兩眼生花失了明。
死了一個勞動漢，
添了一個瞎眼童。
我母親苦撐苦熬往前過，
每日里眼淚洗臉過光陰。
不得已，我八歲給地主家里去推磨，
混一口剩飯把飢充。
可憐我，穿的褲子像駱駝嘴，
棉袄上補釘落補釘。
光腳片子走冷地，
頭上遮總子搭拉一條破手巾。
抱住磨棍團團轉，
像一匹瞎馬在磨道行。
有一天，從晌午推到天黃昏，
飯的我，腰疼腿痠頭發暈，

我哀求地主婆娘給飯吃，
她指着我的头脑发雷霆。
她說是：“我們家正办喜事待亲友，
来了些三亲六故好宾朋，
你这样三分像人七分鬼，
出头露面太丢人。”
連說帶罵趕我走，
她說我，冲了她們的吉利扑宅神。
吓的我，围着磨道找不到路，
又摸窗戶又撞門。
地主家娃娃心毒狠，
路上設下絆脚绳，
蹣的我鼻口出血滿臉肿，
他們拍手笑的一哇声。
老母亲把我摟怀內，
哭一声：“我可怜的儿子苦命人，
倒不如你早死免受罪，
也免得儿有灾难母揪心。”
从此后，不让我給地主去推磨，
在家里踏踏实实帮母亲。
我母亲在家卖豆腐，
我帮她，挑水、推磨、端浆盆。
母子們，牙縫儿里剔食苦积攒，
积攒了龙洋五块正。

我母亲托人給我找老师，
让我拜师学艺好謀生。
那一年我才十三岁，
老母亲囑咐的言語記的清。
母亲說：“这五块龙洋是血汗錢，
也是咱母子的穷命根。
你爭气，学会說书能顾住嘴，
为娘的，死了閉眼也放了心。”
因此上，老师打罵我都忍受，
每日里，勤学苦练很用心。
十四岁，我剛剛說书能掙錢，
那一年，陕北碰着荒年成。
針扎小米数着卖，
十家九戶火不生。
有錢的放賬买地发橫財，
穷人們穷上加穷穷断根。
有錢的猪肉白面家常飯，
穷人餓的发迷昏。
我們一家人餓的像一摊泥，
立不住来站不穩。
常言說：老虎瘦了奔山林，
人到为难探亲亲。
我到姑母家里去轉借，
我姑母也三天沒把烟火生；

路上碰見我姐姐，
她要賣我親外甥；
我又走到我舅家，
他五穀斷種吃草根；
我去看兩個姨家怎麼樣？
他一家餓的正發昏。
無奈何去求地主韓尙高，
哀求他借給我米二升。
他說是：“韓家戶里數你窮，
你沒有保人可不行。”
我說道：“大叔呀！我半壠薄地都沒有，
等到那轉過年成補恩情。”
他鼻子一哼冷冷笑，
“餓死你，叫誰補報我的恩？”
說罷話，轉身就把門关上，
我說的再好他不聽。
我哭著路過他家苜蓿地，
苜蓿的清香真饞人。
我剛剛揪了他一把苜蓿草，
不好了，他兒子要眼往回行。
一把把我拉出苜蓿地，
手拿皮鞭往我身上撻。
一邊打來一邊罵，
“你這個瞎子怎能比畜牲？”

驢馬吃草能下地，
你吃苜蓿有什么用？”
我就地滾來他追着打，
追趕了半里多路才放鬆。
我渾身是傷回到家，
一家人齊哭亂叫一哇聲，
原來是縣政府派來狗腿子，
派糧派款逼窮人。
老母親千難萬難沒辦法，
只有狠心賣親人，
把妹妹送到賣人市，
人市上哭聲好悲傷，
妻哭夫來夫哭妻，
恩愛的夫妻活分離，
娘哭女來女哭娘，
好像是刀子剜心摘肝腸。
我妹妹那年十一歲，
按市價只能換到三升糧。
把妹妹交給人販子，
我妹妹抱着娘腿不放鬆，
人販子又是推來又是搗，
把妹妹推到大車中。
我母親拿着賣女的錢，
吃飯如同吃黃連。

就这样，黃湯冷水过到四月底，
树皮吃尽草絕根。
滿村的榆树都剝了皮，
柳树成了光棍棍。
家家户户要逃荒，
各自逃生离家門。
我們一家都失散，
西的西来东的东。
就丟下我瞎子看不見路，
盘盘算算活不成。
思前想后死了好，
也免得活活受罪折磨人。
哭一声卖到山西的亲妹妹，
又哭声为儿受罪的老母亲，
再哭声父亲和哥哥，
哥哥啊！我今生再難見你們。
我哭了一陣要寻死，
忽听得，看家的白狗餓得乱哼哼。
我摸着白狗流下泪，
想不到白狗看尸守我的魂。
弯轉回家把門閉，
一根繩子挽空中，
摸着繩套我上了吊，
忽忽悠悠走了魂。

風吹房檐鳴鳴响，
破嘴老鴿亂嘶聲，
白狗扒門直叫喚，
驚動庄上好多人。
有錢的看見啐唾沫，
屁股一扭就關門，
大門口點上一堆大烟火，
怕我的窮魂扑他們。
窮人和窮人心連心，
來了個攬工受苦的蘇相成，
他聞听我上吊雙泪流，
一脚蹬開兩扇門。
割斷繩套放下我，
又扶腿來又揉胸。
我猛然吐了兩口血，
醒轉來把他怨几声，
“誰叫你来把我救，
到明天我还是活不成。
想要逃荒我沒有眼，
老兄呀，你今天救我是枉費心。”
蘇相成一邊哭來一邊勸，
他勸我隨他山西投親朋。
吃喝盤費他轉借，
他情願做我瞎子的引路人。

商量停当起身走，
我收拾行李倒是很省心，
背上我的要飯袋，
一根竹馬拿手中。
抱着半个破瓢一个碗，
跟随相成去逃生。
几天走到黄河边，
逃荒的苦处說不完。
有錢的人儿坐新船，
我們沒錢坐烂船，
走到河心被浪打翻，
淹死穷人一百三。
我們两人抱着一块破船板，
浮了四十里路才靠岸。
一路要飯吃不飽，
一尺腸子餓成五寸半。
山西嵐城落了脚，
我到处說书帶把卦算。
有一天，我算命到千庄，
嗚嗚的笛子声吹得好凄慘。
有一个老婆叫我把卦算，
我摸索着走进他家院，
还没有顧得脚站定，
有一个女子抱着我的双腿倒在脚边。

嚎啕痛哭把五哥叫，
原来是卖去的妹妹在眼前。
人贩子把她卖到千里外，
哪想到今天又见面。
她哭得昏迷过去又醒过来，
我哭得两眼痠疼泪流干。
第二年陕北好年成，
我一心回家看望哥哥和母亲。
到千庄辞别我妹妹，
她拉住我的两手不放松。
头一天送我走了二十里，
不忍分手又转回程；
第二天把我送了三十里，
她满眶流泪不起身；
我又把她送回去，
手足难舍难离分。
不得已我把心拿硬，
第三天天不见亮就偷起身。
九月十三我到了家，
见了哥哥和母亲。
喜的是我们一家重团圆，
悲的是我可怜的妹妹卖给了人，
可怜从此就再也沒见面，
到后来，日本鬼子杀了他们一家人。

說到这里我不忍讲，
回书再說我个人。
陕北的年成虽然好，
穷人还是受苦穷。
我說书把舌头磨成錘尖尖，
指头磨成了光片片，
每天累得喉嚨疼，
还是半饥半饱渡營生。
風天跑，雪地奔，
賺的錘都被官府勒索清。
每月捐稅三元整，
欠了捐稅了不成。
有一月我沒錢交捐稅，
不好了，就此惹下大禍根，
官府勾結伪軍隊，
把我繩捆索綁送进城，
又打又罵逼不出賺，
他們說我說书造謠欺騙人。
存心把我送死地，
說我暗地通紅軍，
多亏了穷亲戚們把我幫，
交了罰款才出牢門。
想紅軍，盼紅軍，
我彈上三弦唱紅軍。

橫山县无法无天难存身，
四〇年，我夜走延安找紅軍。
延安、橫山隔架山，
兩下里天地不一般。
解放区人民生活好，
共产党领导穷人翻了身，
不愁吃来不愁穿，
学习生产都起勁。
我双目失明不能种地，
边区政府对我更关心，
指定干部帮助我，
教我学习文化和理論。
我把听到的新人新事讲出来，
同志們帮我記錄編書文，
先編个《刘巧团圆》到处唱，
又編个夜走南路的《王丕勤》，
再編个《宜川大胜利》，
歌頌咱人民解放軍。
我編新书到处唱，
唱給工人和农民听，
有时候組織慰問上前綫，
我也去慰問咱人民解放軍。
群众們听了新书很高兴，
待我好像亲弟兄。